

### 數碼聲音廣播 看得見選擇多

#### 行街學英文

逛圖書館或文化中心之類的地方，不妨多拿宣傳單張，學習與日常生活或藝術文化有關的英文。政府近日積極推廣「數碼聲音廣播」(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右圖便是最近在公共圖書館供市民取閱的傳單。

#### DAB用audio 範圍較闊

先談談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一詞：1.digital即數碼的、數位的，指的是用一連串的0和1把信息準確地記錄和複製。那麼在此以前，收音機以至其他電子器材是用甚麼方式記錄和複製信息的呢？是analogue，這是英式拼法，美式是analog，解作模擬的，比digital沒那麼準確。2.audio即聲音的，用於廣播上其實即是radio(收音機)。那麼這兒為何不叫digital radio broadcasting

呢？一來audio的範圍較radio闊，二來相關技術的專有名詞的確叫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因而沿用。3.broadcasting，指「廣播」這種活動。因為沒有-ing的broadcast則可作名詞或動詞，作名詞時指廣播或電視節目(radio or television programme)。作動詞時的broadcast便是指廣播、播放，留意過去式和過去分詞都是broadcast，不能加-s或-ed。

#### 優質圖文 節目多元

單張最大的一個英文字是Quality，各位大概慣常見到它用作名詞，解作「水準」，例如good / high quality是「高水準」，更誇張的說法有top / excellent / superior / outstanding quality等，而「低水準」則常說low / poor / inferior quality。若要形容某人某物是「高水準的」、「優質的」，常會用high-quality一字。但其實quality本身

已常用作形容詞，意思便是「高水準的」、「優質的」。在單張中，Quality一字便用作形容3樣東西，意思便是Quality Sound(優質的聲音、「聽得清」)，Quality Visuals(優質的圖文、「看得見」)，Quality Choices(優質的選擇、「選擇多」)。Quality Sound固然可譯作「聽得清」；但其餘兩個中文詞，便無法把相對應的英文傳神地說出：「看得見」沒說明圖文是否優質；而「選擇多」只說明數量，卻沒提及質素。不過本欄既談英文，這兒不敢亂花筆墨越俎代庖了。

#### Choice可不加-s

以下另外3項文字，更詳細地解釋了上述3點，分別是：better sound quality(更好音質)，text information and images(圖像文字資訊)，diversified programme



choices(多元化節目選擇)。最後的choices特別值得談談：其實用choice也可，例如「選擇不多」的慣常說法是not much choice。 ■馮Sir

### 巧立「名」目

#### 英語筆欄

#### 逢周三見報

不管名叫陳大文或Peter Chan，每個人的名字都飽富意義。古時中國人的名字是分開的，但兩者關係密切。名小時候已經有了，字則20歲行冠禮時才立。家中長輩以名稱呼，字則讓平輩或晚輩所稱。諸葛亮字孔明、張飛字翼德、秦觀字少游、陸游字務觀，均不難理解名與字互補的關係。韓愈字退之、朱熹(光明的意思)字元晦(昏暗的意思)，均不難看出名與字相反的意思。白居易字樂天、弟弟白行簡字知退，居易而樂天，行簡而知退，兄弟倆完全體現儒家「居易行簡」的理念。

#### 英文名字 多有典故

英語世界也有名字的故事，很多英文名皆來自《聖經》或希臘神話故事。例如「Matthew——馬太」、「Simon——西門」、「Athena——雅典娜」(代表智慧)、「Narcissus——水仙子」(代表自戀)。由於「水仙子」在希臘神話中因極度溺愛自己的倒影而抑鬱致死，因此在文學批評中有「水仙子現象」一語，即代表作品中的人物角色有自閉及自戀的傾向。張愛玲筆下小說經常出現此類人物，同時也是作者的自我寫照，因此胡蘭成以「民國世界的臨水照花人」來形容她。

西風東漸，外國人以洋名稱呼子女的習慣在香港社會蔚然成風，甚至有時還就洋名而改一個音譯的中文名。例如「Raymond——偉文」、「Park——柏基」。在網上找資料時竟發現唐德剛說最討厭中國人改洋名的胡適替女兒取名「素斐」，原因是紀念胡的曖昧情人「Sophia」云云。背後故事孰真孰假難分辨，只知道洋名譯作中文的例子比比皆是。

#### 用在俚語 意義難尋

話分兩頭，余光中曾在散文《戲孔三題》裡戲稱孔子洋名「Johnny」(字「仲尼」)，杜甫洋名「Jimmy」(字「子美」)，韓愈洋名「Charlie」(故鄉「昌黎」)，實屬開玩笑性質之作。可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難遇到一些以英文名字組合而成的俚語(slang)或慣用語(idioms / idiomatic expression)，例如「Lazy Susan」，這是說蘇珊很懶？不，它實指圓桌中央的旋轉托盤，屬美式英語，英式英語為「dumbwaiter」。又如「Peter Pan collar」，「collar」本指襯衣領口，加上「Peter Pan」，意指圓形的圍頸領口，多用於女性或兒童服裝。「Jack of all trade」即中文的「周身刀無張利」，「Uncle Sam」即「美國政府」，又「Dear John」解作「絕交信」。

#### Peeping Tom 泛指偷窺者

不知是否Peter較Paul容易受騙，所以英文的「to rob Peter to pay Paul」實指挖東牆來補西牆，就像有些人申請新的信用卡借貸來還「舊卡數」。而「Charley horse」不是指Charlie的馬，其實與「cramped」一字差不多意思，解作抽筋或痙攣。一杯的咖啡除了以「a cup of coffee」形容外，用「a cup of Joe」來得更地道。我們非常熟悉的手機程式「Talking Tom」是隻有趣的貓兒，用奇怪的聲音模仿別人的話。但英文成語「peeping Tom」的阿Tom就真讓人可恨，因為這個Tom泛指偷窺者、有窺探淫癖的人，如那些悄悄在更衣室外窺視別人更衣的就是peeping Tom了。當阿Tom遇上阿Dick和Harry就成了一英文成語「Tom, Dick and (or) Harry」，指一般普通人，實在有點像我們說的「張三李四」，可能這3個名字太普遍了。而「She claimed herself my old friend, in fact I don't know her from Adam」裡的don't know somebody from Adam就指完全不認識某人。從以上例子，你會發現俚語/成語中的英文名實與其意義難以找出直接關聯，我們惟有多看、多閱讀英文影片、書本，從中留意那些地道英語，緊記如何運用，才會把那些巧立的「名目」用得其所。

####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語言傳意學部主任 李慧文及講師區肇龍  
聯絡電郵：clc@hkcc.edu.hk  
學部網站：http://clc.hkcc.edu.hk

#### 畫意空間

#### 六角蝴蝶夢

學生姓名：茹正楫  
班別：中三  
就讀學校：德望中學

#### 作品簡介：

6隻蝴蝶代表了自然生態環境的5種元素，分別是金、木、水、火、土；而六角形是代表着太陽，以突出大自然的美。因此我們應該保護、珍惜地球。



#### 流行文化錄

#### 逢周三見報

前一陣子，中文大學性別研究課程主辦了一個名為「跨」的微型電影會，一周內播放超過十部「酷兒電影」。首影日在星期六，早上十時半我準時到達會場，偌大的演講廳只有十多位觀眾，場面頗為冷清，顯然，香港人對酷兒電影並不熱衷。

#### 「酷兒」指LGBT 翻譯自queer

「酷兒」是queer的翻譯，一般指LGBT，也就是lesbian、gay、bisexual和transsexual(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戀)。Queer本身有妖、怪異和不正常的含義；在西方國家，LGBT人士自稱queer，而把LGBT電影稱為queer movies，是對主流社會的反抗和對抗，也是對LGBT身份的肯定。美國電視節目《粉雄救兵》(Queer Eye)從2003年播到2007年，全美收視一直高企。節目裡面的Fab 5(神奇五人組)均是酷男，每集會指導一位異性戀男性(straight guy)改頭換面，包括外表、生活居所與內涵。《粉雄救兵》帶出一個重要概念：queer是流動的性別現象，也是社會現象，受文化和各種變遷的衝擊和改變。

#### 「跨」微電影會 輕鬆談同性戀

「跨」眾多電影中，我最愛的有兩部。一是印度紀錄片《Flying Inside My Body》，攝影師Sunil Gupta以詩一樣的獨白說故事，平靜地道出自己是同性戀者，也是愛滋病人。他致力在印度推廣愛身體的教育，以攝影藝術教人不以自己的身體為恥。Gupta

### 從一場電影會談起

曾淑貞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語文及翻譯學部高級導師

生活得平靜自在，一點不像被標籤的人。另一是加拿大籍華人Wayne Yung的《My Chinese Canadian Boyfriend》。電影以幽默和開放態度來探索性別、國籍、文化異同之間的衝擊和出路，同性戀話題變得不沉重，也不悲情，對於各種標籤一笑置之的寬容態度。兩部作品很能激發觀眾的同理心，讓大家覺得同志和異性戀其實沒有太大差異，人人都是努力地使日子更精彩。

#### 《好郁》買感情 《藍宇》賣肉體

除了「跨」的電影，香港有一部酷兒電影也是我的最愛：導演游靜的《好郁》講兩個tomboy型香港少女和一個喜歡cybersex的中年女人的故事。香港快速發展，雖然飽受政治與經濟等不明因素衝擊，叫人感到「好郁」，但生活在其間，人人可以自選方式生存。游靜似乎借電影諷刺不要在動盪不安的時空中互相標籤：對城市轉變的看法如是，對性別亦當如是。《好郁》有一段戲令我特別深刻，靠拍cybersex片子維生的女同性戀者陳國產經常光顧某位性工作者，甚至成為好朋友。有一次，性工作者說可以不收費，但遭拒絕，陳的理由是付錢才可以擁有這段美好的時光和關係。我的解讀是：真感情在如此疏離的城市中是抓不住的，想擁有就要用金錢買下來。我很傷感：感情可以用金錢來買，不就成了商品？還是因為同性戀在社會中被邊緣化，而必須靠商品化才能變得合理？

香港導演關錦鵬2002年的酷兒電影《藍宇》，也

可以看到類似情節。故事發生在1988年，年輕富商陳捍東愛上了為生活而出賣身體的藍宇。為了讓同性戀合法化，陳試圖讓自己和對方認為感情只是建基於物質，唯有這樣，陳才可以心安理得地在現實生活中好好生活而毋須被標籤。透過《藍宇》，我們可以清楚感受到，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的華人社會，敢出櫃(公開同志身份)的同性戀者絕無僅有。

#### 借紀錄片出櫃 引發社會熱論

到了1996年，關錦鵬很巧妙地借紀錄片《男生女相》出櫃，片末關錦鵬訪問母親，間接地透過母親的認同承認是同性戀者。《男生女相》深入解釋了父親和兄長的符號象徵意義，卻沒有提及母親和姊妹等角色，惹來不少批評：有說關不應把內地、香港和台灣的電影以同一種角度來分析，也有人認為，關不應忽略女同性戀者在中國電影史中的角色。無論評價高低，關的酷兒電影充滿個人特色和濃濃的後殖民主義味道。更重要的是，《男生女相》成功地把酷兒見解放在一部高水平電影文本中，讓酷兒文化成功地成為文化人、批評者的討論對象，在許多的queer discourse(酷兒論述)中出現，成功讓大眾在各個平台中討論酷兒文化。

近期，黃耀明和Lady Gaga在舞台上以對話方式或其他表演技巧出櫃，把酷兒風格以performance(表演)形式呈現出來。兩人出櫃雖然引起社會部分輿論，卻一再印證流行文化是一個精彩平台，讓不同的identity(身份)得以創造和被解讀。

### Alone 和 Lone

他人的狀況。

He told the police that he was alone at home last night.

他告訴警察，當時他獨自一人在家。

I will not support his proposal and I am not alone in this.

我不會支持他的建議，而在這件事上，我並不孤單。

#### Lone置名詞前 展單獨狀態

與一般形容詞不同，alone這形容詞不會用在名詞之前。如果要用一個形容詞放在名詞前面，表達這個名詞的單獨狀態，可以用lone。

As a lone mother, she finds it hard to work and take care of her 3-year-old son at the same time.

作為單親媽媽，既要上班，又要照顧3歲大兒子，她感到十分吃力。

These lone young people stay at home with their

computers all day and night.

這些獨處的年輕人整天整夜待在家中使用電腦。

#### 短語a lone wolf指獨行者

說人是a lone wolf，就是說一個人獨來獨往，不喜歡與人交往。這短語緣於狼是群體動物，多是集體出沒。可想而知，a lone wolf就是喜歡單獨行動的狼，是一名獨行者。

He is a lone wolf in the company. He has never joined any staff activities after office hours.

在公司內，他是獨來獨往的人，從不參加任何公餘的職員活動。

He is going to travel alone again. He is a real lone wolf.

他又單獨去旅行了。真的是一個獨行者。

總括而言，alone和lone的意思相似，都是「單獨」，但用法不同。這兩字的意思與lonely有別，明白了就不會混淆。

#### 思思師語

#### 逢周三見報

年輕人總會有很多「理想」，那管是短期的、長期的。

課室內外，常常聽到學生大大小小的「理想」。

每個學期終結，學院都會公布成績。社交網站的留言牆上充斥着林林總總的「理想」：「下學期的英文科要更努力」、「總成績(GPA)一定要達到3.5分，才可報上心儀學位」等等。學生的「熱火」或因成績滿意，或因成績失意而燒得熾烈。然而，悠長假期後，新學期開始，留言版上又有另一番新景象：「這學期不能再遲到！」、「請大家見證，我不再蹺課！」等等。學習的緊張，生活的逼迫，「理想」的層次儘管略為調節，但宣言裡仍然盛載着新的希望、新的期盼，也是成功的開始。

#### 清晰理想 盛載希望

另一個常常聽到學生表達「理想」的場合，就是新生入學面試。

大堂裡，一張張失意的面孔、一對對落魄的眼神，排着隊，等面試。進入面試室，一副副戰戰兢兢的面孔，一句句迫切言辭，每一幅畫面均是學生對大學夢的期盼。

### 「理想」職業

話說回來，筆者「那些年」也有過「理想」，目標非常清晰。

筆者自幼的「理想」就是成為一名教師，不過，高考放榜時接過成績單的那一刻，就覺得教師的夢要幻滅了。成績跟預期相距甚遠，固然失望，但最沉重的打擊還是覺得要跟多年的夢想劃上句號。不能進大學，沒有學位，怎能投身教育界當教師？修讀副學士，然後上大學，再向理想進發？當時社會上仍然有很多人質疑副學士的前景與成效。

#### 堅持目標 夢想成真

其時年少，筆者雖有清晰的方向，卻對前景沒有十足的把握。心裡縱有夢想，但不知能否成真。最後，還是憑着一腔熱血，在徬徨裡毅然踏上副學士之路。既下決定，就堅持目標，抱着信念，向着標竿直跑。從副學士到學士，從學士再完成碩士，一步一步向着目標邁進。當初以為已經遙不可及的理想，不知不覺間原來愈走愈近。今天，筆者終於能當上專上學院的講師，夢想成真。

要將夢想化為現實，從來都不是易事。四周環境的引誘、拉扯、衝擊實在太多。從小學到

中學，時光流逝，日子越過，小時候的那團「熱火」可能會慢慢地熄滅；那股熱情、衝勁也可能漸漸地沖淡。在香港，學生在公開考試稍一失利，就像再沒有談夢想的權利。然而，專上學院就像個「失物招領處」，大部分失意於公開考試、失去了鬥志的學生都會不約而同地匯集到這裡來，希望尋回失去了的理想，重拾失去了的鬥志。對學生來說，學院是進入大學的踏腳石，亦是實現人生夢想的中途站。而講師就肩負着重要的角色，重建學生學習的方向，幫助他們重拾理想。與學生的相處過程中，每當聽到學生分享心底夢，筆者都會以過來人的身份，繼續為心中的夢想奮鬥！

借用友人的一句說話作結：「年輕人有夢，有夢才年輕！」唯獨有夢想，才能使心常青，才可有幹勁、有熱情，為自己的夢想走到底！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講師 郭震東  
網址：www.hkcc-polyu.edu.hk

